

第二十章

他聽見隱約的哭泣聲，他的身體好累，好想真正睡上一覺，可是有人一直在他耳邊哭泣，哭聲那麼刺耳，打擾了他的睡眠。

他想出手揮開噪音來源，但身體疲憊得動彈不得，連睜開眼皮都沒有辦法。

有一股氣堵在他胸口，壓得他非常難受，那股不適感以非常緩慢的速度向上移動，他得把這口氣給吐出來。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，那股氣已經抵達他的喉頭，但仍強硬的哽在那裡，不上不下。

不行，他得吐出來才行！

猛地，他倒抽口氣，一陣劇烈的咳嗽後，那口他以為的氣，實際上是積在體內的血，伴隨他的動作通通吐了出來。血從喉嚨強迫湧出，有些衝得太快，直衝鼻間，傳來疼痛與窒息感。

奇怪的血腥味在室內散開，等到他吐完後才得以喘氣歇息。他感覺這輩子所有的力氣都被自己吐光了，他四肢無力、全身泛疼，有一種像是身體很久沒有活動的痠痛感襲來。

緩口氣，他覺得有些不對勁。眼前一片漆黑不說，他的動作那麼劇烈，那個人居然沒有任何反應，這讓他感到非常詫異，對空喊了一句。

「威利？」

回應他的只有黑暗中令人不安的靜默。

「威利！」

第二次呼喚，依舊沒有任何回應，他冷靜下來思索，威利沒有待在他身邊，肯定是出什麼事了。

他的記憶停留在貝里掐住自己的頸子，之後他就沒有意識了一但他不可能是死了，因為他醒來了，甚至還躺在床上——這表示威利還照顧著他。

安靜又黑暗的空間，令人感到不安，或許是認識威利之後，他有太長的時間不曾感受有過這樣的時候，才會這樣心慌。

如果把這件事跟威利說，他會很高興吧，他總是希望被自己依賴。

忽然，像想起什麼，路德半坐起身將沾血的棉被抓起，拿到鼻尖仔細嗅聞，這是人血跟異能者的血混合的味道……想想，會餵一個死人喝這種東西，大概只有威利那個傻瓜才做得出來。

也許，是因為這樣才救了他

……好吧，或許這樣的推論還是有些不對勁，又或許該說自己這副身體到底變成什麼樣，自己都有些搞不清楚了。

反正可以確定的是，至少他活著，也沒有因為威利亂搞就變成變形者，甚至有力氣罵威利連死都不肯輕易放過他，不讓他好走。

他可還記得，那個傳入耳中的哭泣聲，夜夜驚擾著他，如鬼魅般如影隨形，令他難以安睡。

可惡的威利，他要好好找他算帳。

路德放下沾血的棉被，又氣又想哭，但他的眼睛乾澀不已，沒有眼淚。

他逼著自己痠痛不已的身體下床走動，才發現，他的腳能動了，儘管受傷的關節有奇怪的異物感，但他能感覺到傷處的骨頭長回來了。

可能是拜異能者的血與某個倒楣鬼提供的人血所賜，他的身體應該在「死亡期間」完全修復了，只是痠痛很清晰，他不知道身體能不能承受自己逞強的行為，但肯定比當人類時強悍多了。

他扶著牆，找到柺杖，拄著它一步一步走出房間，當他發現門把一轉就開，第一個想法是非常生氣—他們居然沒有人防備他會變異成變形者！太疏忽了。

但再深思，若他真的成了變形者，有誰敢殺他嗎？思及此，他再次慶幸自己沒有變成變形者。

路德在下樓時跌倒了一次，從階梯上狼狽摔下樓。他躺在地板上，還能自嘲的想，正好，這樣下樓省時間多了，反正只是痛上加痛而已。

只是他覺得有些奇怪，他摔出那麼大的動靜，怎麼沒有一個人出來探看？人都上哪去了？威利不在，其他人也不在嗎？

他再次起身走出公寓，冷風吹來，給人一種蕭瑟感，他下意識抬頭看光罩是否安在，卻見光罩不斷變換顏色。

見狀，他皺起眉頭，深感疑惑，不清楚這樣的變化代表什麼。

突然，一道像要劃破天際的尖叫聲響起。

「啊！啊啊—啊啊—」

聽見聲音，路德嚇得回頭看向尖叫來源，小小的潔西正指著他發出尖銳叫聲，而站在她身後的蘇珊，同樣以不可思議、甚至是恐懼的表情看著他。

蘇珊手上握著瑪莎分配下來的槍枝，被嚇到的她一時情緒激動，不小心扣下板機，對著還處於錯愕狀態的路德開槍。

子彈衝擊的力量之大，將原本就已經很難撐起身體的路德打得向後倒地，中彈的肩膀流出汨汨鮮血。

「啊啊—」潔西二度發出慘叫，是為了她近在耳邊的開槍巨響，也是為了應聲倒下的路德。

「我的天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的天、我的天……」蘇珊只能慌張地重複「我的天」。

她真的不是故意開槍，那是她情緒緊繃下的反射動作，並不是真的要傷害他。

狀況有些失控，路德倒在路上，但潔西跟蘇珊卻不知所措，不知該如何應對。

潔西想起自己學醫，她得幫忙止血、得趕緊為路德急救。她想衝上前，但只踏出一步，便被蘇珊阻止了。

「不！不行！」蘇珊雖驚魂未定，情緒有些不穩定，但保護孩子是她的本能，她緊緊抱住潔西，不讓她上前。「他已經死了，早就死了，為什麼死了那麼久還能動？肯定是變異成變形者了！不可以接近他，其他人聽見槍響，很快就會趕過來的。」

「可、可是……那是路德醫生……嗚、嗚……是路德醫生！」潔西痛哭失聲。她剛剛是被嚇到了沒錯，可現在看著路德醫生的傷口不斷湧出鮮血，染紅了路面，她實在沒有辦法冷靜。

就算路德醫生變得跟貝里醫生一樣了，她也不能就這樣眼睜睜看著……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最先趕來的是喬治，他先開口向她們詢問，這時露西由另一邊趕來，她先看了地上的人一眼，霎時瞪大雙眼，完全說不出話來。

「潔西看見他……大叫……我、我開槍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蘇珊回答得沒頭沒尾，顯然對自己做的事感到心慌無措，說著說著，眼淚就掉了下來。

「這……不可能……」露西的聲音已是哽咽，她蹲在路德身邊，仔細打量她心目中永遠的首領，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奇蹟。

路德雖然中彈，但其實還保有神志，他看著露西向他靠近，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樣，隨即扯出一個勉強的笑容。

看到他笑，露西知道那是路德沒錯，還活著的、沒有變異成變形者的、總是在奇怪時候笑得欠扁的路德沒錯。

她顫抖著聲音說：「……你回來了，你真的回來了。」

「嗯，我回來了。」路德輕聲回應。如果他有眼淚，肯定會熱淚盈眶。

「你這混帳王八蛋！要回來怎麼不早點回來！你嚇死我了！你嚇死我們所有人了！這幾天的難過痛苦，你知道？你知道？」語末，露西也說不出話來，身體無法克制的顫抖，她控制不了喜悅的情緒蔓延全身。

「我知道。」他想伸手拍拍她的肩膀安慰，這才想起自己中彈了。「露西，我中槍了，雖然我似乎又不是人類了，但失血過多還是會死的。」他不得不提醒她趕緊救命。

「活該，這是你裝死的報應。」露西憤恨的嘟囔，接著徒手挖他的傷口，打算將子彈拿出來。

路德悶哼一聲，恨不得能痛昏過去。他肯定是睡太久了，才會忘了狼族的人有多粗魯。

挖出子彈後，露西扶起路德的上半身，讓他靠在自己的腿上，手開始不安分的在他身上亂摸一通，還不斷呢喃「太好了，是活生生的你」。

知道她必須這麼做才能安心，路德也不阻止，只是感覺身體好一點時，忍不住有個疑惑得問出口，「威利他，上哪了？」

「哼，一開口就找他，這麼在意他怎麼不在遺囑裡多講點，他被你傷透心了。」說到這件事，就連她都看不過去。

「所以他人呢？」路德苦笑，沒有辯解。

「去幫你開道，照他的說法是清除障礙，讓你風光大葬、免受干擾。」

「人都死了，要風光幹麼。」

聽他提起「死」，她狠狠瞪他一眼，又有些不滿的說：「你怎麼不問其他人？」

「其他人有妳看著，不會有事的，妳是我最放心的繼任者啊。」路德朝她一笑，他百分之百相信她能處理，也相信成員們能一起度過難關。

其實，他給威利的話最少，卻也最擔心威利，才會做了那樣的安排。

「你這人怎麼這麼王八蛋！老娘不要再當乖乖牌，我要當不良分子，讓你死不瞑

目。」露西很不爽，往他的傷處一戳。「放心？你放心個屁！」
「嘿！露西！這真的很痛！」路德忍不住痛呼，並弓起身。
「躺好。」露西將他壓好，又觀察了傷口好一陣子，才不解的說：「為什麼你癒合的速度這麼慢？」照理說，子彈都挖出來了，一般異能者早就好了大半。
「不知道。」就說他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體了。
露西果斷咬破自己手腕，將手湊向路德嘴邊，以不得商量的語氣命令他，「先喝我的血。」
「露西……」
「閉嘴！喝血！別浪費！」她疾言厲色的說。
不得已，路德只好拉起露西的手腕開始喝，只是態度敷衍，喝得有一口沒一口的。
深知路德的個性，知道他不願意麻煩別人，露西冷冷的道：「別逼我再割腕。」
路德一愣，差點嗆到，再低頭時，誠意十足的多吸了點血。
「這樣不行。」露西抬起頭對其他目瞪口呆、圍著他們倆的其他三人吼道：「別愣著了！妳們兩個去拿血袋，喬治留下來，等一下幫我扶路德去醫院，我們在醫院會合。」
被露西這麼一吼，其他三人總算回過神來，連忙動作，蘇珊拉著潔西奔回醫院拿血袋，喬治則一臉驚奇又喜悅的幫忙扶起路德。

蘇珊去拿血袋時，順帶沿路通知狼族成員們路德復活的消息，一時間所有人都擠到醫院來，沒人再去管那變化詭異的光罩。
而醫院裡，露西跟喬治扶著路德剛到，他們讓他在沙發椅上半躺著。
「你們隨便一個人，快去通知威利他們回來。」露西向圍觀的成員們說話，可路德回來了，沒有一個人肯離開，她火了，憤怒道：「還不快去！難道要路德自己去找人嗎？」
她一吼，所有人一哄而散。
見狀，露西不禁想翻白眼，剛剛是沒人動，現在是每個都去找！這群天兵！
路德喝了蘇珊拿來的血袋，但只喝了四分之一就覺得飽了。事實證明，他對血沒有像異能者那樣的渴望，他知道這樣不正常，那表示他可能也不是異能者，但他就是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了，只能慢慢找出答案……
他想將剩餘的血讓給露西，她卻瞪大眼看他，威脅要揍他。
「我剛喝妳的血喝飽了。」
「亂講！你根本沒喝多少」她厲聲反駁。「你別因為想省點血就不喝，根本沒必要，因為你比任何事都還要重要。」
「我是真的飽了，跟吃東西比起來，我現在倒是比較想睡一覺。」知道她是關心自己，他笑了笑。
但露西卻突然沉默了，還用一種沉痛又複雜的表情看著他，欲言又止。
「怎麼了？」
「你……你可不可以……」露西吞吞吐吐地沒把話說完整。

路德也沒打斷她，安靜地等她說出口，期間打了個呵欠，是真的想睡。

終於，他聽清楚露西想說的話—你可不可以不要睡，不要再閉上眼睛，我是真的怕了一很荒唐的要求，卻也很令人鼻酸。

他打呵欠的動作一滯，然後緩緩對露西露出一個抱歉的笑容。

「可是我現在不睡，待會威利看見我，說不定要打我、折騰我了，我得養精蓄銳。」他打趣道。他明白成員們的害怕，但他實在不希望他們這麼小心翼翼。

「都什麼時候你還能說笑！」她真的會被他氣死。

「我已經很久沒說笑了，都差點忘記自己是多麼幽默風趣的人。」說到這，他不禁感慨。

說到這，露西卻覺得很不爽，「沒人讓你活得那麼辛苦。」

「嗯，雖然剛剛才有人叫我不要睡、不要閉上眼……」

露西聞言氣結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每次跟他說正經的，他都這樣，難怪漢娜老叫他壞蛋，說他調皮起來能令人又氣又煩，偏偏又喜歡他喜歡得要命。

然後在聽見他嘻嘻哈哈的笑了之後，她自己也跟著笑了，就是無法對他生氣。

笑了一會，路德摸了摸自己肩膀上的槍傷，雖然花了一點時間，但傷口已經順利癒合，他果真不算是人類了，或許這一切都是他的身體還在適應轉變。

這時，聽到通知的傑瑞趕來，在看到路德的時候，差點站不住腳要軟倒，所幸身旁的羅南扶了他一把，他強打起精神，走過去蹲在路德身邊，一言不發的替路德檢查身體。

路德乖乖配合，但精神很差的他，一度閉上眼睛昏睡。

見狀，傑瑞總會時不時地用力捏他，將人弄醒，但當路德皺著眉醒來、滿是不解地看向他時，他又會假裝沒事，低頭做自己的事，直到第二次路德又被捏醒時，才漸漸明白傑瑞為什麼要捏他—就和露西一樣，希望他不要閉上眼睛，希望他不要睡著。

他們這樣惶恐不安，讓路德覺得很難過。

「你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傑瑞問。

「沒有，不過我的身體很累，或許是死…呃，睡得太久，身體變鈍了，才活動一下就想休息。」他刻意避開死亡這個字眼，改用睡著來替代。

因為當他說出「死」的時候，傑瑞突然緊握住他的手腕，嚇了他一大跳，那副咬牙切齒的樣子，甚至讓他以為傑瑞要打他。

「傑瑞，沒事了。」羅南站在傑瑞身後安撫他，他一手搭上傑瑞的肩膀，希望他冷靜一點。

片刻，傑瑞才放鬆下來，深吸了幾口氣。剛剛有一瞬間，他想起躺在床上、一動也不動的馬修斯先生，那個畫面幾乎讓他失控。

又吐了一口長氣，他才說：「大致上看來沒事，但你最好進醫院做個全身檢查比較保險。」語調帶著刻意壓抑的低沉。

「晚點就去，我想先見見威利。」

路德的話才剛說完，就有人開始大聲喧譁—

「威利來了！」

露西幫路德坐起身，讓他的視線可以越過吵雜的人群，看見威利向他們快步走來。終於，威利的視線對上他，便一直停在他身上，沒有移開過。

「露西，快！扶我起來！」路德趕緊拉著露西的手，要爬起身。

「別勉強。」

「沒事。」路德在傑瑞與露西的攬扶下站起身，因為傑瑞比露西矮，所以他得歪著身體站著。若不是渾身乏力，他還真想靠自己的力量站得筆直點。

看見路德起身，威利飛快跑到他們面前，路德本來想自然的跟他打聲招呼，不料威利卻猛地撲向他，將他狠狠抱緊。

露西與傑瑞雖被撞開，卻識相地一句埋怨也沒有，默默退開，讓他們兩人好好聚聚。

只是傑瑞不忘提醒一句，「他的身體狀況還不是很好，你別傷他。」

聽他這麼說，路德不合時宜地想笑，說這話的傑瑞剛才說不定還想扁他一頓呢。但威利倒是因為這句話，身體頓時變得很僵硬，像雕像一樣，環著路德的手不敢收緊。

「威利，我回來了。」路德主動回抱住僵硬的他。

凍結的威利像冰終於融化般，能行動了，他用力呼吸，並將路德抱得更緊。

路德痛苦皺眉，卻不敢推拒，他明白威利是在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，那些擔心、恐懼與喜悅的心情，全都傳達給他了。

路德等了很久，才聽見威利悶聲說：「歡迎回來。」

威利的聲音是顫抖的，那麼激動與不穩定，聽他這樣說話，路德感到心疼。

「威利—」他想說些安慰他的話，也覺得他們不應該這麼悲傷，但他才開口喊了名字，人卻突然昏死過去。

他好像作了一個深沉的長夢，獨自一人走在黑暗之中，卻有道聲音一直擾得他無法深深入睡，他朝著聲音的方向走，不知道盡頭會是什麼……

當路德再次醒來時，他又回到自己的房間，一睜開眼就是熟悉的天花板，讓他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一直都還在夢境中，直到威利湊近他，並看著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只是那充滿憂慮的神情著實重重打擊著路德的心。

威利是這麼這麼擔心自己啊……

他想開口說話，卻突然像被什麼東西給嗆到一樣，一口血吐了出來，再一次的，他又把床單給弄髒，然後又聞到那股奇怪的味道—異能者的血與人血混合後的血水，跟他死而復生時所吐出來的東西一樣。

偏過頭，他望向威利，發現威利正瞪大眼睛、一臉驚恐地看著他。

怎麼辦？路德頓時有些慌張，他居然在威利面前吐血，這肯定嚇死他了。

「你、你不可以這樣……」威利聲音顫抖。

「吐血嗎？這不是我能控制的……好吧，我下次盡量忍著。」路德朝威利伸出手，摸上他的臉蛋，安撫他。

威利的模樣恍惚，看起來太脆弱、太不像他，他眼中的威利應該要更不可一世、任性妄為、自我中心，充滿自信的樣子。

他不禁想問，是誰粉碎了威利的風采？

「……你不可以死了又活過來，然後又……又死一次給我看，你不能給了我希望後，又要我陷入絕望……我會被逼瘋的……」威利閉上了眼睛，感受路德用手摩娑他的臉頰，感受那從手心傳來的溫暖。他的話其實是懇求，是卑微的示弱。

看他這樣，路德想，是自己吧，是自己粉碎了威利的風采。

他的雙手捧起威利的臉，對著他的唇吻下，先是單純的貼上，接著舌與舌互相纏繞，好像唯有如此他們的靈魂才能緊緊契合。

路德的吻非常溫柔，他在緩和威利的情緒，將威利的不安吞下，等到威利冷靜下來，他才結束親吻。

路德將手往下移，停在威利的心口上。

「我聽見你在哭。我很累，很想好好睡一覺，可是你一直哭，吵得我睡不著，我想叫你別吵，所以我就醒了。」看威利沒有回應，他輕笑，不以為意的說：「那或許只是我的夢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。」

「……我有哭，幾乎每個晚上都哭，幫你洗完澡做完全身按摩後，我就躺在你的胸前哭，我實在沒辦法接受你離開了……」威利低頭看著那隻停在自己心臟上的手，悶悶的說。

他想吻路德的手，因為那是有溫度的、能給予溫暖的、路德的手。

「傻瓜，你越是這樣，心裡只會越難過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在遺書上只留一句話給我？知道我受不了，逼我不得不面對現實，怕我陷入情緒之中，是不是？」威利的詢問中帶著怪罪的意味，抬眼埋怨地瞪他一眼。

路德苦笑。他的意圖多明顯。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要我幫你挖墳，我寧願與你一塊下葬？」威利的語氣淡淡的，可眼神顯示他真的就是這樣打算的。

聞言，路德覺得難過，閉上眼睛，貼在威利胸膛上的手就要放下，但被威利用力抓住，收不回手、也退不了身。再睜開眼時，他對上威利憤怒的眼睛，這是威利對他逃避問題的態度感到不滿。

「我們不要討論這話題，都過去了，我現在想要好好地親吻你，你過來一點。」為了安撫威利，他主動提出邀約。

威利聽話的湊向前，將人壓倒在床上，摟著路德的腰，兩人的身體緊貼，互相廝磨—威利的意圖很明顯，連舌頭都帶著侵犯的意味。

「威利，我的身體……還不行—」

路德低聲哀求，但今天的威利有些失控，他停不下動作，只是力道明顯輕柔了許多，就像把路德的身體視如珍寶那樣小心呵護，最終路德也只能放鬆身體任由威利胡來，畢竟他向來包容威利的任性。當威利進入他身體時，他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，好像他們兩人本來就該鑲嵌在一起。

「路德、路德，陪我，不要自己昏過去。」威利搖著他，將舒服得昏昏欲睡的路德喊醒。

「吻我。」路德要求接吻，只有接吻才能讓他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。
威利吻著他，是非常溫柔含蓄的輕吻，不激情卻充滿溫情的接吻維持很久，誰也不想退開。

最後，在達到高潮時，路德還是在親吻中昏睡過去—他終於能好好睡上一覺。

再醒來時，他被威利抱在懷中，而威利的手握住他的手腕。他知道，威利在確認他的脈搏。

「你沒睡？」他直覺威利可能一個晚上都盯著他。

「不敢睡。」

「你睡一會，我陪你。」

威利雖然聽到了卻沒有動作，擺明不肯妥協的樣子。

「你睡吧，我在你耳邊說話。」先強逼威利躺好，路德再爬到他身邊窩著，並湊到他耳邊說話。

威利明顯動搖。明明周遭都沒人，路德卻用說悄悄話的姿勢在他耳邊耳語。

「閉上你的眼睛。」

威利依照指令閉上眼睛，仔細聽路德的細語。

「我跟你說，我醒來的時候找不到你，心裡覺得很慌，下樓的時候還摔倒了，但我沒事，我想著你，硬撐起身體走到外面，結果人都不見了，只見你的光罩變換七彩色澤，讓我很擔心你。」

「擔心我還是擔心光罩不保？」威利忍不住插話。

看威利想睜開眼，路德趕緊蓋住他的眼睛，「別睜開眼，別說話！」

威利冷哼一聲，閉上眼，假裝培養睡眼情緒。

「後來發生一些誤會，我中槍了。」路德簡單帶過。

「誰做的！」威利猛地睜開眼。

「我不說了。」

「……你繼續。」威利閉上眼，按捺住憤怒，讓他接著說。

「中槍後，我又倒下，但我的意識很清楚。我當時想的既不是人類未來、光罩如何、也不是成員們的情況，我當時一直想著—」

突然停頓的語句，害得威利整顆心都被吊了起來。

「一不行，我還不能死，我還沒見到威利。所以我咬牙撐著，沒有昏過去，因為我要見你，我不想再讓你哭泣。」

聽她這麼說，威利的身體不禁顫抖。

如果他有眼淚，他會哭。

第二十一章

傑瑞和威利打了一架。

中午時分，傑瑞遲遲不見兩人到醫院報到，便和羅南一塊到他們的公寓請人，威

利臉色不佳的應門。一開門，傑瑞便跟威利吵了一架，一邊吵架一邊闖入他們的房間，威利一時不察，沒能擋住靈活的傑瑞。

傑瑞看見睡著的路德，半裸的身上滿是吻痕，瞬間明白他們做了什麼，整個人火了，氣到爆炸，轉身撲到威利身上要跟他拚命。

「我跟你說過他身體還沒穩定下來！你這樣對他，就不怕他再死一遍！」傑瑞徒手怒毆威利。

當然，威利不是會乖乖挨打的人，他將傑瑞的攻勢一一擋開，輕而易舉地與他拉開距離。傑瑞氣得無法理智思考，竟對威利使出光能，威利側身閃過，同時沉下臉色。

見狀，羅南直覺不妙，果不其然威利的紫光一閃，眼看就要打在傑瑞身上，所幸他迅速向前以光能擋開，將傑瑞護在身後。

威利二話不說，又要再補一劍，一副擋我者死的氣勢。

路德被他們的大動作給吵醒，睜眼望向聲音來源，就見威利手握紫光劍，而羅南

護著傑瑞，眼看威利的光劍就要砍到羅南身上，他趕緊大喊，「威利，住手！」

威利怔住，下一刻光劍消散，他急忙跑到路德身邊。

羅南趁機帶著傑瑞遠離暴風圈，臨走前傑瑞不忘提醒他們，「別忘了到醫院檢查身體！」

威利也不知道聽沒聽到，只顧討好地對路德解釋，「是傑瑞先動手，我出於自保才使用光能，你別生氣。」

「傑瑞為什麼打你？」他不解這兩人為什麼老愛吵架。

「他覺得我勉強你的身體。」自覺有錯，威利有點心虛。他也因此手下留情許多，並不是真的要跟傑瑞打起來，他要是認真起來，傑瑞早就死了好幾遍。

「你確實很勉強我，我已經累了，你還不讓我睡。」路德白了他一眼，起身下床，

「傑瑞那麼向著我，還擔心我的身體，真是令人窩心。」

「我也擔心你。」威利有點小孩子氣的反駁，低頭親吻路德的頭髮。

笑了笑，路德不跟他爭辯這個。

他走進浴室梳洗，威利卻跟在他身後不肯離開，他也不管他，逕自梳洗。

出浴室時，他坐到床上，手下意識摸向自己的膝蓋，那股異物感讓他很不舒服。

「腳痛嗎？」威利跪在地上，雙手覆蓋他膝上的手，擔心的問。

「嗯，原本固定膝蓋的東西堵在裡面。」突然，路德向他提議，「不然，你幫我把它拿出來。」

威利的身體瞬間僵直，連同手指都沒動作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他。「要我割開你的膝蓋把東西拿出來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我辦不到。」

「那就讓辦得到的人來做，帶我去醫院，我想傑瑞能幫我動刀，答應我，你得對傑瑞好點，就當是為了我。」他希望這兩人能和平相處

「我知道了。」威利點頭答應，他起身時，不由分說將路德也一把抱起，「你腳痛，我抱你過去。」

路德順從地雙手攬上威利的肩膀。他的腳現在確實不適合走動，反正這不是第一

次讓威利抱著他移動，他想就算被看見也無所謂，人們早已習以為常。

途中，他詢問威利關於光罩的事，不解光罩為何會呈現七彩模樣，像是光能失控、不穩定的樣子，他想知道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。

威利沉默了好一會，像在猶豫該不該向他坦白，最後嘆口氣，從實招來，「我遇到貝里，他說你是他殺的，我當時很憤怒，就跟他打了起來。因為他能控制變形者，就像安琪拉那樣，我得一對多，加上情緒不穩定，因而影響到光罩。」

想起貝里，路德心裡一震，當時貝里的狠絕，現在想來還是覺得可怕。

「老實說，貝里的樣子很奇怪，時而憤怒、時而痛苦。一開始他提起殺害你的時候還很得意，但沒多久又哭了，哭著向你道歉，說他非常後悔，接著他卻開始攻擊我，然後又說自己沒有做錯事。」想起那些事，他依舊覺得憤怒，若不是得到路德醒來的消息，他肯定拚命也要解決掉貝里，替路德報仇。

路德沉默，心情很複雜，不禁將威利抱緊，臉埋在他頸肩，重重嘆了口氣。

有時候殘忍反而是種慈悲—那時貝里說的話，像是諷刺。

傑瑞終於等到他們兩人大駕光臨，自然沒給誰好臉色看，對威利臭著一張臉，對路德亦是如此。路德乖乖配合傑瑞的指示，而傑瑞雖然臉色不佳，但動作其實很輕柔，帶路德做過各項檢查。

威利帶著血袋回到檢驗室，打斷傑瑞那些繁瑣的檢查，他對傑瑞說：「讓他休息一會，他之前醒來時吐了不少血。」

「吐什麼血」傑瑞一驚，正色詢問威利，又看向路德。

路德只好將同樣的說辭搬出，「昨天中槍後，我喝了露西的血跟一包人血，我想是身體剛醒還反應不過來，所以將血都吐出來了。」

聞言，傑瑞皺起眉頭，翻閱起檔案，「體內檢查差不多結束，你先休息一會，我去準備測試反應的器具。」交代完，他跟羅南一塊離開檢驗室。

路德看他們離開，笑說：「傑瑞像個小老頭似的。」

威利像沒聽見一般，拉著椅子坐到他身邊，將血袋交給他。

坐在病床上的路德接下血袋後，遲疑一會，沒有動作。

「喝。」

「我不想喝……」

「不能不喝。」威利搶過血袋，將血袋拆開，再遞還給他，「你聞聞血的味道就會想喝了。」

路德苦笑，低頭聞著血氣，但那不但沒有勾起他的食慾，反而覺得噁心反感。「我不想喝。」

「路德。」威利皺起眉頭，瞪著拒食的他，「就當是為了我，你喝一點。」路德這不吃東西的樣子，讓他想起以前路德虛弱的時候，他很不安。

「但我反胃想吐。」

「不能不喝，你把血都吐出來了，你肚子裡什麼都沒有……」威利突然一愣，起身快步走出檢驗室。

看著他不發一語離開檢驗室，路德被他的動作給嚇一跳，反省自己剛才是不是說了什麼得罪人的話。

傑瑞與羅南回檢驗室時，正巧與行色匆匆的威利擦身而過，傑瑞疑惑的問路德，「他怎麼了？趕著要去哪？你派任務給他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也不知道他要去哪。」路德同樣疑惑，然後看著手上未動的血袋，喝也不是，不喝也不是。

傑瑞與羅南繼續研究器具，沒注意到路德的兩難。

一會兒，威利回來，手裡多了半包餅乾，無視同在室內的傑瑞與羅南，筆直地向路德走去。

「你試試看這個。」威利將餅乾遞給路德，接過他手上的血袋。

路德收下餅乾，有點想笑，感覺像是死馬當活馬醫。他拿出一片餅乾，依舊沒食慾，但餅乾畢竟比血容易入口多了，他就意思意思吃下一片。

「再吃一片。」威利勸說。

路德聽話的吃下第二片，然後放下。

看他這樣，威利出聲威脅，「如果你把餅乾吐出來，我們就再找其他食物，總會有你能吃的東西。」他替他將餅乾收好。

「你這樣說我哪敢吐出來。」他失笑。

「所以你最好不要吐出來。」

傑瑞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，覺得威利有心，心裡也沒那麼氣他。他走到路德身邊，要繼續幫他檢查，完成瑣碎的程序與記錄。

現在的路德，基本上與正常人無異，但他還活著，便不是一般人，且他又有了癒合傷口的能力，雖然一樣使不出光能，不過當他還是異能者的時候就已經失去光能，這點也不足為奇。

路德向傑瑞提議開刀把膝蓋輔助裝置拿出來，傑瑞愣了一會，點頭應好。等檢查結束後卻沒了蹤影，而羅南陪他出去，卻比他還早回來。

「傑瑞去哪了？不是要幫我開刀嗎？」傑瑞離開許久，路德察覺到不對勁，拿個手術刀不需要花這麼久時間吧。

「他去跟喬治醫生商量，問他能不能一塊動刀。」羅南解釋。

「何必呢？我現在已經變異了，不需要那麼緊張。」路德想的很簡單，傑瑞只需要開刀將裝置移除就好，因為他已經不是人類，不用怕傷口癒合不了，或是手術失敗的麻煩，那些評估跟觀察都可以省下來。

「小心為上。」

「羅南說的有道理。」威利相當贊同傑瑞的判斷，動手捏了路德一把，抱怨他，

「你太不把自己當回事了。」

「我只是覺得不用那麼麻煩……好，當我沒說。」路德聳肩，但被威利瞪了之後也不敢再反駁什麼。他現在一心想快點把膝蓋裡的東西拿出來，好讓他能自由活動。

傑瑞帶著喬治到檢驗室，喬治向路德連問幾個問題，真把他當普通病患看待，這

讓路德哭笑不得。他明白他們的謹慎，但他真覺得沒必要，偏偏他提出的意見全被駁回。

喬治與傑瑞熱烈討論，提到手術的細節流程時，路德忍不住插嘴幾句，卻照樣被兩人漠視。

明明他也是外科醫生，對自己的手術卻完全不能插手，太心酸了。

威利冷言冷語，要他少說幾句。

好不容易兩人討論出結果，立刻準備手術，而對於手術，路德唯一成功的要求，就是不要上麻醉。過程非常痛，途中他還昏迷過去，手術結束時，傑瑞與喬治的臉色都很難看，尤其是傑瑞的臉特別慘白，但當威利抓著傑瑞逼問時，喬治不敢搭話。

「他在血噴出來的時候，還叫我把血接好別浪費，然後痛昏過去，我、我留了一盆血，你要喝嗎？」傑瑞無辜又無奈的說：「我是沒胃口，你別浪費。」

這百分之百是路德會做的事，威利明白他們為何臉色難看，趕緊去裡頭看人。

威利離開後，傑瑞仍一臉茫然的坐在地上，羅南來到他身邊，握住他的手，安靜的陪他坐了一會。

「我猜不透他的想法，他覺得這條命是撿來的，所以不用珍惜嗎？為什麼他這麼不把自己當一回事？」動這次手術，讓他感覺異常疲憊。

羅南握緊他的手，沒有說話。

聽見傑瑞的話，原本已經走了幾步的喬治，又走了回來，「他不是不把自己當一回事，他只是想舒緩手術的氣氛，以前很多優秀的實習醫生，一上台就緊張得頻頻出錯，他總是會用幽默感讓大家放鬆情緒，只是他這次的笑話太黑暗，我跟你都笑不出來。」

喬治說完，轉身就走，沒多停留。看著他的背影好一會，傑瑞才終於反應過來，連忙起身回檢驗室。

仔細想想，路德拒絕麻醉，那麼急著想讓自己恢復最佳狀態，肯定是想快點研究病毒，所以他得趕緊把資料整理好，雖然那些遭受破壞的資料有些已不能修復，但能救回多少是多少。

路德憑靠著毅力，只休息兩天，便讓生活恢復正軌。在他休息期間，陸陸續續有人來探病，最後威利一氣之下，將所有訪客都給趕走，誰都不能再來打擾路德休息。路德戲稱，好像昨日再現。

路德結束休假，與威利到外頭走動時，順便巡邏，雖然他想真的加入巡邏邊境的行列，但被所有人嚴厲拒絕，只能作罷。

走在光罩邊緣，路德問威利有沒有其他鞏固光罩的方法，變形者與貝里的突襲對他們而言著實是個沉重的打擊，現在人人活在恐懼之中，擔心隨時都有被襲擊的危險，畢竟他們的守備太過薄弱。

「我能增加光罩的強度，但人類的活動範圍得再縮小。」威利說。

「多小？」

「頂多兩、三棟建築，還得放棄醫院，這樣範圍的光罩強度最強，變形者沒那麼容易入侵。」威利直言。

「兩、三棟建築啊……」路德認真考慮起來。

「不僅如此，貝里的破壞力也不容小覷，他很聰明，懂得攻擊弱點與組織變形者，若是他控制那些變形者與狼族成員對抗，目前勝算會偏向他。」他與貝里交手過一次，確實讓他感到棘手，不好對付。

他一提到貝里，路德明顯變得憂慮。

「我知道你不願面對貝里變壞的事實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

「好，你沒有，你只是難過。」威利舉起雙手，順著他的說法，「我有個想法不知道你願不願意聽。」

「你說。」

「殺了貝里。」

威利的提議讓路德一時間愣住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一定得殺他，他太聰明了。一個軍師加上一團可以操控的怪物變形者軍隊，我們根本無法對抗，你能明白嗎？如果我們只有兩個人，我會帶著你逃得遠遠的，但既然你把命跟人類繫在一起，我就得為那些我根本不在意的人考量。」威利難得嚴肅的說。

路德安靜許久，倒不是為了貝里，而是為了威利說的話感到驚訝，最後只能擠出一句話，「威利，你變成熟了，我、我好不習慣。」

「是你逼我的。」他抱怨。

「我愛你。」路德盈盈笑著，輕易化解威利的怨言。

「那當然，但請別岔開話題，你覺得貝里該不該殺？」這個問題遲早得解決。

「我不想思考這個問題。」路德閉上眼，露出苦惱的模樣。

「那就由我決定吧。」威利選擇將責任攬下。

路德的心裡很清楚威利會怎麼決定，但為了大局，他沒有說反對的權利。

「汪、汪！」莉莉不知從哪裡跑來，對著路德咆吠，甚至警戒的豎起背脊的毛。威利看見莉莉衝來，一副凶神惡煞的模樣，立刻向前一步擋在路德身前，但莉莉仍對著路德怒吠，並壓低身子保持戰鬥姿態，只是眼神透露出牠的恐懼。

「莉莉！」維多趕來，用腳擋住莉莉的視線，向威利與路德頻頻道歉，「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不知道牠是怎麼了，突然就衝了過來。」他回身怒斥，「莉莉！退後！」莉莉依舊發出生氣的怒吼。

「莉莉！」維多放大聲音斥喝。

莉莉一副飽受委屈的模樣，對維多吠叫一聲，轉身跑走，不理維多怎樣叫喚，而維多看牠跑走了，才又回頭，跟路德道歉。

「莉莉不喜歡我了，牠以前很親近我的。」路德失望的說：「是不是我身上有死屍的氣味，嚇到牠了？」

「別亂說話！」威利瞪他一眼，站到他身旁，低頭聞著他的氣味，反駁他，「你

身上沒有死屍的味道，只有肥皂香。」

路德輕咳一聲，將威利給推開，他們的動作太過曖昧了，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們的關係，但他可不想在成員們面前太親密。

幸好維多天生粗神經，沒將他們兩個的行為放心上。

「對了，既然遇到你們，我想問一下，你們有沒有看見瑪莎？我從早上就找不到她。」維多搔了搔頭，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他尋妻的過程，也不管別人有沒有看到。「我早上去她房間就不見人，後來去她巡邏的地方找，接班的人說她身體不舒服去醫院了，我到醫院詢問喬治醫生，喬治醫生說她打了一針之後就回家休息了，可是我再回到瑪莎家還是不見她的人，我真的很擔心她。」

「肯定是你把人盯得太緊，瑪莎受不了，所以躲著你。」威利譏諷。

「威利，你最沒資格說這句話。」路德白了他一眼，讓他少說兩句，接著詢問維多，「除了回家，她還會去哪，你心裡有沒有個底？」

維多搖頭，「外面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見她的人。」

「瑪莎不可能無端消失，你回家看過沒有？我是說，你自己公寓的房間？」瑪莎是個責任心很重的人，不可能無緣無故鬧失蹤。

「啊！」維多驚呼一驚，顯然是真的遺漏了自己的房間。

「我們一塊過去看看吧。」路德提議。

他們跟維多同行，前往維多的公寓。莉莉坐在公寓大門口，看見自己的主人，本來很高興的搖著尾巴，但在發現路德也同行時，居然轉身就走。

維多一臉歉意的回頭望向路德，路德只能苦笑回應。

三人進入公寓，走上樓，維多要開自家門之前，發現門上了鎖，心裡一喜，他平時出門不會鎖門，只有瑪莎在裡面時才會上鎖。

他興奮的轉身對路德說：「她肯定在裡面。」他非常篤定，拿出鑰匙開門後，也無心招呼客人，喊著瑪莎的名字，匆匆往室內走，最後在臥室找到她。

瑪莎躺在床上休息，聽見聲響醒了過來，但她的眼睛有些睜不開，便瞇眼看著維多，語氣不耐，「怎麼了？大呼小叫的？」她揉著眼睛，想讓自己清醒點。

維多不由分說的向前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，「我今天一直在找妳，跟妳不斷錯過，沒看到妳我好害怕。」

「你幹麼一直找我？我有跟接班的人交代啊，我去醫院後，就回來這裡睡覺了。」她不解維多怎麼會反應這麼大？

維多再度簡述他今天遇到的狀況，瑪莎聽完後沒形象的哈哈大笑，這才發現路德與威利都在，連忙收起笑臉，認真且客氣地向他們道歉，「抱歉讓你們擔心了，純屬誤會一場。」

「不要緊，倒是妳，身體哪不舒服？」路德很擔心她的身體。

「應該是單純的感冒。」

「有什麼症狀？」

「我早上起床時吐了，吐了之後，感覺好很多，但出門吹冷風就覺得頭暈，要上班的時候，我幾乎頭暈得要昏倒了，我覺得這樣不行，才跟值班的人調班，去喬

治那兒看病，看完就回來休息了。」瑪莎解釋完，突然頓了一會，猶豫了一下才又說：「順帶一提，雖然頭暈想吐跟懷孕徵兆很像，但我真的不是懷孕，喬治醫生一度以為我跟維多……嗯，你們知道的。」

維多臉紅了，低著頭不敢抬起。

見狀，路德笑了，替她轉移話題，「妳好好休息吧，需不需要我們幫妳拿食物過來？」

「嗯，讓維多去拿吧，我早上把東西全吐出來，還真的有點餓了。」瑪莎摸著自己的肚子，試圖舒緩那股不適感。

喬治醫生給的藥也不知道可不可靠，她感覺好像吃到過期品，胃又餓又不舒服。唉，這時候還真不能再強求什麼。

「好好，我去拿，妳繼續休息，我回來再叫妳起來。」維多馬上將她壓回床上躺好，輕手輕腳地幫她蓋好被子，甚至將被子的四角都壓好，才躡手躡腳地跟路德他們一塊離開房間，連鎖門都盡量安靜不發出聲響。

等他們跨出公寓，路德才好像從某種束縛中解禁，對維多驚呼，「維多，你讓我不太驚訝了！」

「怎麼了，馬修斯先生？」維多驚訝反問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。

「你剛才小心謹慎的模樣，實在太令我吃驚，我簡直被你嚇一跳。」路德不禁感慨，「我死前你還是傻愣愣的維多，我復活之後，你已經是會為他人著想的維多了。我死去的這段時間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死死死！你說的還不夠多嗎？」威利突然冷冰冰的開口。

路德一愣，才發現自己又踩到地雷區了。

「那段期間確實很多人都改變了，很多人傷心難過，卻更加珍惜身旁的伴侶。馬修斯先生，請您務必愛惜自己，您對我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」維多難得嚴肅的說：「我知道您希望我們不要過度在意您的生死，但那是不可能的，相信您也明白，對我們而言，那不是安慰，而是在傷口上灑鹽。」

「說得好。」威利在維多把話說完時，給予極高的讚許，甚至給他一個大拇指表揚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。

路德低下頭，像被責備的小孩般，聲音低低的向他們道歉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會再那樣說話了。」

從此以後，路德收起所有與死有關的黑色幽默，絕口不提，因為他知道，他深愛的這些人，好像真的被他嚇壞了。